

客家文獻叢刊

客家方言字典

泰國 黃耀寶 編著

香港天馬出版社 出版

客家方言字典

泰國 黃耀寶 編著

香港天馬出版社 出版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客家 字典 黃· 編著—香港天馬出版社
出版,2005.夏

ISBN 962-450-806-2/D·47519

I.客家…… II.黃…… III.方言字典…… IV.H136

客家方言字典

泰國 黃耀寶 編著

出版發行:香港天馬出版社

印刷:廣東梅縣富華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:梅縣憲梓大道麗群小學背

電話:0753-2512461

850×1168 32開本 18.8印張

字數:40萬字

印數:1~1000冊

2005年8月第一版 2005年第一次印刷

ISBN 962-450-806-2/D·47519

準印證:梅準印[2004]字第021號

定價:人民幣45元 港幣:45元

序

以贛閩粵三省邊區為聚居中心的客家民系共同使用的客家方言，與吳語、粵語、閩語等同為中國漢族的主要方言。其全球使用人數，據各方估計，約有七千萬之多。其先民一千幾百年來從中原地帶因政治、經濟、社會諸種因素，陸續舉家舉族南遷。由於到得較遲，只能在荒僻山野，披荆斬棘，從事開發，從而養成了勤勞、勇敢、刻苦、朴素等品質。又由於他們對慎終追遠的傳統精神的信守，客家方言歷千百年而不變不衰，保留了中原漢族的許多古語、古詞、古義，因而有漢語活化石之稱。它不僅是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有效手段，而且由於客家民系散佈於中國南部和世界各地，對於傳播中華文化也是一個重要的媒介。因此，編撰客家方言字典是發展中華文化事業的重要一環。可是，卻一直沒有一本完整的紀錄客家方言的專書，作為語音的標準，一切都靠口耳相傳，以致讀音產生歧異，而且有很多有音無字的現象。因此，編寫一本客家方言字典，作為客家人發言和書寫的準繩，實在十分必要。

我於1948年初離開祖國廣東省梅縣來泰國謀生。幾十年來雖一直盼望國內能有這樣的字典出版，但在曼谷中文書店所能看到的只有廣州方言和潮州方言的字典，客家話的完全沒有。直到1995年9月，在報上獲悉梅縣的嘉應大學出版了一本客家話字典。我大喜過望，立即寫信請梅縣的朋友買一本托人帶來給我。兩個月後收到該書，打開一看，使我覺得我當初的期望太高了。該書其實只是一本普通漢語字典附客家話註音而已。不應稱為“客家話字典”。它很少收錄客家話特有的口語用字，就連最普通的唔、嫲、坂都沒有。註音有許多是從普通話搬過來的，並非客話讀音。（這點後來我從其他新出版的客家方言詞典得到證實。）印刷方面，錯誤尤多。總之，這本書使我很失望，使我懷疑國內人材濟濟，何以無人注意及此。

剛好廣州一位朋友告訴我，第二屆客家方言研討會定於96年8月底在增城舉行。我於是托他替我報名參加。承主辦當局接納，得以順利與會。由於我對客家方言素無研究，在會上只能旁聽。會後我回梅縣探親，然後經廣州回泰國。此行的主要收穫是認識了多位客家方言的專家學者，特別是中山大學的張維耿教授，和廣州外國語學院（今改廣東外語外貿大學）的謝棟元教授。又得到了三本有關客家方言的專著，其中張教授主編的“客家話詞典”是他親自簽名送給我的。謝教授向我提到他的“客家話北方話對照辭典”，但說他帶來幾本已先送給別人了。他又介紹他的宗親梅

縣謝永昌先生。可惜我回到梅縣時間短暫，無緣晤面。但他的大作“梅縣客家方言志”和謝教授的對照辭典都承梅縣友人買來送給我了。後來我回到泰國，又得到一本台灣出版的“客話辭典”，我的參考書就更豐富了。

這幾本專著我都仔細讀過，覺得各有所長。例如：“客家話詞典”的例句都是道地的梅縣城區話，譯文也是純正的普通話，其所用拼音系統也比較可取。“對照辭典”詞條說明比較詳細，對字源作了一些比較深入的探索。“方言志”內容比較全面，所收熟語較多，而且還有標音學例。

“客話辭典”雖然是以台灣流行的所謂四縣話為標準，和梅縣話有出入，但在字源的研究上也有不少新發現，值得參考。不過，我覺得這幾本書也都存在着一些缺點，還不算盡善盡美，還有可以開發的餘地。

因此，我決定利用我在學習外語過程中涉獵到的一點語言學知識，參考我多年來收集到的有關書籍，在各位學者研究成績的基礎上，進行自己的獨立探索。經過三年多來的不斷努力，本書終於完稿即將面世。我深知編寫字典是一件十分繁雜的工作，只憑個人力量很難做好。本書也只是略盡棉薄，期望對學習者能有一些益處罷了。要真正做好這件工作，最理想的辦法是由政府資助，成立一個專家小組，假以五年或更長的時間，進行廣泛調查，深入研究，這樣才可望編成一本權威的客家話詞典，作為學習和使用客家話者的準繩。這就只能指望梅州市政府當局和當地的學術機關去領導促成了。

本字典除有一個比較完全的同音字表外，還有一篇“形音義的探討”，對許多有疑問的字的形音義作了研究，其中諒不無可供採擇之處。一篇“由字形查讀音”可作為同音字表的索引。還有一篇“字形和字音”，把形聲字中表聲偏旁相同的（如且、夾、兌）排在一起，按音分組，以便比較其發音的異同，避免“望文生音”的錯誤。本字典有一較大的特色，就是那篇用英文寫的“客家話介紹”。那是為外國人，特別是僑居國外的客家子弟的學習便利而寫的，是國內出版的其他客家話詞書所沒有的。

我要在此一提呂叔湘先生。我雖無緣得列呂先生的門牆，卻在來泰國初期和呂先生通過信，就呂先生和一位朱先生合著的語法書提出了幾十條質疑。承呂先生一一解答，並接受我的部份批評和建議，還表示希望我回去參加祖國的建設工作。當時我格於環境和我本身的條件，沒有回國。但對呂先生的學者風度及其中英文造詣，引起了無限的敬佩。後來我就憑着呂先生的“中國人學英文”走上了正確而成功的自學英文的道路。他的“一個的字不多，一個了字不少”（葉聖陶語）的譯文，也成了我學習翻譯的模範。他有關漢語語法和語言學方面的許多著作也都給了我莫大的幫助。1996年8月，我在增城的方言研討會上打聽到呂先生健康惡化，記憶

衰退，至今又隔多年，沒有消息，更增掛念。謹在此表達我這個私淑弟子的衷誠謝忱和問候。

我也要乘此向兩位好友致謝，一位是梅縣的黃振元先生，他十分熱誠地替我搜集有關客家方言的著作，供我參考。另一位是曼谷的梁曉熹先生，他把他珍藏的光緒嘉應州志方言篇給我影印，又多次和我討論個別字的發音，使我得益不少。兩位都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，情誼綿長，彌足珍貴。此外，旅居台灣的舍弟日寶替我買到台灣出版的“客話辭典”，把它當急件快郵寄來給我，也令我感動。

我也十分感激各位客家方言專書及其他參考書的著作者（見附表）。沒有這些先進的研究成果，這本字典是肯定寫不成的。至於本書的缺點，自然應由我自己負責。讀者如有發現，敬請指正。賜函請寄出版社轉交，先此鞠躬致謝！

編者 2000年2月 泰國曼谷

編著者小傳

黃耀寶，1926年1月生於廣東省梅縣。28年春，隨家長去馬來亞怡保定居。34年9月回國，就讀梅縣城內公學高級小學。36年秋考入梅州中學，次年轉廣益中學，43年春在該校高中部畢業。同年秋，考入江西贛州中正大學，讀文史系。47年夏畢業，回梅縣廣益中學任教一學期。48年春移居泰國曼谷。91年首次回國探親。至99年止，共回國六次，每次在梅縣居留十天左右。96年8月，參加在增城舉行的第二屆客家方言研討會，事後決定編寫客方言字典。在泰國居留初期，致力學習英泰語文。以後主要以翻譯寫作英文為生。84年協助女兒女婿創辦Thaiways英文旅遊半月刊，任編輯顧問，負責稿件的寫作和修改。又於工作餘暇，以自己自學英文的經驗，編寫英泰文對照英文常用字搭配詞典（English By Example），於99年12月在曼谷出版，為泰國學生學習英文寫作提供便利。十多年來為 Thaiways 撰寫英文稿數百篇，其中有關泰國語文的文章包括：The Romanization System of the Thai Language, Thai words of Foreign Origins, Thai --A Succinct Language, About Thai Idioms, Thai Personal Names and Titles, The Romanization of Thai words of Pali Origin 等。

目 錄

序		I
編著者小傳		IV
參考書目		V
第一篇	概說	1
第二篇	梅縣客方言音系 和拼音方案	3
第三篇	形音義的探討	9
第四篇	同音字表	230
第五篇	部首索引—— 由字形查讀音	332
第六篇	形和音—— 同形同音和同形異音	466
第七篇	An Introduction to the Hakka Dialect The Phonetic and Romanization Systems of the Hakka Dialect With Notes	539
後 記		556
附 錄	同音字 (客人識字捷法)	557
編輯大意		558
總 目		560

第一篇 概說

中國地方遼闊，人口眾多，雖然其中百分之九十四同屬漢族，但由於古代交通不便，所用語言往往因地域而有差異。尤以東南沿海山脈綿互，語言分歧更甚。據專家分類，今日中國漢語有八種主要方言，即北方、湘、贛、吳、閩北、閩南、粵和客家。和其他方言地區的居民比較起來，客家人是最後才由中原地區向南遷徙的漢人。其中最大的一批於唐末和宋元之間才陸續南下。因為來得慢，所以被原住民稱為客家，也因此不能向平地較多，謀生較易的沿海地區擴展，而只能侷處在閩粵贛邊區的幾十個縣份，然後才分批向粵北、粵西、廣西、四川、台灣、南洋等地遷移。現在客家人分佈很廣，其總人口估計在七千萬以上。

由於客家人離開北方話地區最晚，客家話和北方話的差異比吳、閩、粵等方言和北方話之間的差異要小得多。客家人如果不用口語，只用書面語和北方人交談，彼此不難互相了解。雖然如此，兩者之間還是有顯著的差別。其中主要的是：一、北方話完全沒有全濁聲母，而客家話還保留了一個V音。二、北方話入聲已消失，而客家話卻保留完整的入聲，即p、t、k韻尾。三、北方話沒有閉口韻尾m，而客家話保留了全部閉口韻m、n、ŋ。四、北方話有知、蚩、詩、日四個翹舌音，而客家話完全沒有。五、北方話四呼齊全，而客家話沒有撮口呼。

這些歧異的產生，是因為北方話流行於大平原地區，容易發生變化，而客家先民卻固守祖宗的語言，維持唐以前古漢語的音韻不變。由於客家話保留了古漢語的許多特點，用客家話讀古代文學作品，特別是詩詞，比用北方話讀，更加順口而悅耳。這是客家話的一個優點，在此順便提及。

由於客家人遷移有先後，分佈區域很廣，住地又多屬山區，客家方言內部也難免有語音上的差別。往往縣與縣之間就有不同。例如梅州市轄下的興寧、五華、大埔，就保留了翹舌音；大埔甚至有撮口呼的聲母。這或許表明，這幾個縣的客家人比梅縣、蕉嶺、平遠的客家人更慢來，是在北方話產生了翹舌音和撮口呼之後才南來的。是否如此，尚待未來的學者考證。

客家方言內部雖有分歧，今日語言學家已一致公認以梅縣通行的客家話為最純正。因此，各家客方言著作都以梅縣話為標準，本書亦不例外。不過，梅縣全縣居民所說的客家話也不完全一致。東北部、西端、和西南端所說，和舊縣城及其週圍所說仍有微小的分別。因此，嚴格說來，要以縣城（即今梅州市區）及其郊區的語言為標準。上面所說客家話和北方話

的差別，也是以梅縣話爲代表。

語言是不斷變化的，但變得很慢。我於1948年春（22歲）離開梅縣來泰國，直至1991年才第一次回鄉。弟弟們和同學們都稱贊我說的客家話還很純正，可謂兩鬢如霜而鄉音不改。我也覺得家鄉的語言還和四、五十年前一樣，只是多了一些書面詞，如電泥現稱電池，教師舊稱先生（xin¹sang¹），今稱老師。此外當然也多了一些過去所無的新名詞。這都和發音體系無關，可置勿論。

在發音上，我注意到口語有些字的元音有加添 i 音的傾向。例如，得失，得罪的“得”（ded⁵），很多人說成“跌”（died⁵）。甚至有些詞典就把“得”寫成“跌”，使人摸不着頭腦。又如，做生理（即做生意）的生（sen¹）理，很多人說成先（xien¹）理。詞典裡也就寫作“先理”。這種改變字形以遷就讀音的做法，我是不贊成的。因為讀音是會不斷變化的。如果有一天大家把生理說成sang¹理，詞典就記錄爲“聲理”，這不是越來越混亂嗎？中國之所以能維持統一兩千多年，就憑文字一致。如果我們的文字是拼音文字，隨音而變，中國恐怕早就四分五裂，像歐洲一樣了。

除增加 i 音外，也有增加 u 音的傾向。例如香港的港，本音gong³，現在很多人把港幣說成廣（guong³）紙。（但還未見到詞典有“廣紙”的詞條，大概因爲這是固有名詞，不便改動吧？）又如家裡一詞，梅縣人說“屋下”，一如廳下，學堂下，庵下（廟裡），炙下（灶下、廚房）。但這個“下”（ha¹）字因受前一字韻母的連帶影響，變爲（ka¹），又受增加 u 音趨勢的影響，變爲kua¹。有的詞典爲求發音準確，也就照錄爲“屋夸”，令讀者莫名其妙，這也是遷就讀音的結果。

漢字有許多是有不祇一個讀音的。這表明前人重視字形，寧可說“惡”音og⁵（惡劣），又音vu⁴（可惡），而不願遷就讀音，把可惡寫成可務或可戊。我認爲這是我們應該效法的。因此，本字典特別重視這點，在“形音義的探討”篇中有許多例子可供參考。

客家人自稱“客人”（因此把一般意義的“客人”說成“人客”），又稱自己的語言爲“客話”。“客家人”、“客話”主要是外人的用詞。因此，本字典有時簡稱“客家話”爲“客話”，順此說明。

第二篇 梅縣客方言音系和拼音方案

本字典所用拼音方案是以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的漢語拼音方案為基礎，參考近年來中國出版的各種客家方言詞典使用的拼音方案，擬訂而成。大致和“客家話詞典”（張維耿主編）所用的相同，其不同之處為字母 e 的用法。該詞典以 ê 代表 e 音，而以 e（不加符號）代表 ě 音。本字典則以 e（不加符號）代表 e 音，而以 i 代表 ě 音（詳見二、韻母註一及註四）。換言之，本字典在這方面和漢語拼音方案一致，全部不另加符號。

在下列聲母表與韻母表中，拼音字母在前，國際音標在後（方括弧內）。

一、聲母（17個）

		雙唇	唇齒	舌尖前	舌尖中	舌根	喉
塞音	清	不送氣 b[p] 波巴		d[t] 多打		g[k] 哥加	
	送氣	b[p] 婆爬		t[tʰ] 拖他		k[kʰ] 科卡	
塞擦音	清	不送氣			z [ts] 資樓 j [tʃi] 雌妻		
	送氣				c [tsʰ] 雌妻 q [tʃiʰ] 雌妻		
鼻音	濁	m[m] 摸馬		n[n] 挪拿		ŋg[ŋ] 我牙	
邊音	濁			l[l] 羅控			
擦音	清		f [f] 火花		s [s] 思西 x [si] 思西		h [h] 呵哈
	濁		v [v] 窩蛙				
半元音	濁				y[j] 衣		

註一、y表半元音。凡以 i 開頭的韻母（齊齒呼），如後面不跟另一元音，即在前面加 y 字。如“衣”注音 yi，“陰”注音 yim。如後面跟另一元音，則以 y 代 i。如：“也”注音 ya，“腰”注音 yao，和漢語拼音方案一致。

註二、舌尖中音分為兩套，z、c、s 為一套，與開口呼韻母（a、e、o、ě）及合口呼韻母（u）連用。j、q、x 為另一套，與齊齒呼

(i) 連用，情況與漢語拼音方案同。

註三、舌根音 (g、k、ng) 和喉音 (h) 若與齊齒呼韻母 (i) 相拼，上述聲母的音值因受 i 音影響發音部位略為前移而稍變，但不另用符號表明。

註四、v 是客方言特有的聲母，為北方話所無，發音部位同 f，是和 f 成對的濁擦音，但其摩擦成分輕微，不若英語 v 音的明顯。由於客家話已喪失古漢語中所有的濁音聲母，只存一個 v，這個音可能正走向消失之途而變為 w，像北方話一樣。

註五、三個鼻音均可置於字末，配合元音成為鼻音韻。也可置於字首，用作聲母。在這方面，客家話和北方話有兩點不同：北方話無 m 韻，也不用 ng 作聲母。

二、韻母 (72個)

梅縣方言有開尾韻19個，鼻尾韻26個，塞尾韻24個，聲化韻3個，共計72個，列表如下：

開尾韻19個

i [ɿ]	資雌司	i [i]	被西米	u [u]	姑母無
a [a]	阿馬拉	ia [ia]	且些姐	ua [ua]	瓜跨
e [ɛ]	雞細滯	io [io]	茄靴	ui [ui]	桂內銳
o [o]	波多羅	iu [iu]	求九牛	uo [uo]	果過
ai [ai]	挨拜再	iai [iai]	界階	uai [uai]	乖快
oi [oi]	哀來梅	iao [iau]	橋笑條		
ao [au]	凹好刀				
eu [ɛu]	歐某頭				

鼻尾韻26個

am [am]	庵犯南	iam [iam]	欠兼黏		
em [ɛm]	砧岑森				
im [im]	針沈甚	im [im]	欽林金		
an [an]	半山閑	ian [ian]	見賢犬	uan [uan]	關款
en [ɛn]	恩丁朋	ien [iɛn]	連天仙	uen [uɛn]	耿炯

<i>on</i> [on]	安亂看	<i>ion</i> [ion]	軟阮吮	<i>uon</i> [uon]	官貫
<i>in</i> [in]	真稱身	<i>in</i> [in]	令兵人		
		<i>iun</i> [iun]	欣群忍	<i>un</i> [un]	分坤純
<i>ang</i> [aŋ]	冷盲庚	<i>iang</i> [iaŋ]	醒晴迎	<i>uang</i> [uaŋ]	礦桃
<i>ong</i> [oŋ]	長江尚	<i>iong</i> [ioŋ]	良匡羌	<i>uong</i> [uoŋ]	廣光
		<i>iung</i> [iuŋ]	窮龍從	<i>ung</i> [uŋ]	翁宗冬

塞尾韻24個

<i>ab</i> [ap]	法塔合	<i>iab</i> [iap]	接協劫		
<i>eb</i> [ɛp]	粒澀撮				
<i>ib</i> [ip]	十汁濕	<i>ib</i> [ip]	立入急		
<i>ad</i> [at]	八抹辣	<i>iad</i> [iat]	月缺血	<i>uad</i> [uat]	括刮
<i>ed</i> [ɛt]	得北革	<i>ied</i> [iɛt]	雪別切	<i>ued</i> [uɛt]	國輻
<i>od</i> [ot]	說喝拙				
<i>id</i> [it]	吃直式	<i>id</i> [it]	日律必		
		<i>iud</i> [iut]	屈鬱	<i>ud</i> [ut]	不沒佛
<i>ag</i> [ak]	百石扼	<i>iag</i> [iak]	錫壁劇	<i>uag</i> [uak]	碯
<i>og</i> [ok]	各拍學	<i>iog</i> [iok]	雀腳虐	<i>uog</i> [uok]	郭廓
		<i>iug</i> [iuk]	玉綠粟	<i>ug</i> [uk]	木伏叔

聲化韻3個

<i>m</i> [m]	唔嘔	<i>n</i> [n]	你(汝)嚶	<i>ng</i> [ŋ]	五午吳
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註一：*im*、*in*、*ip*、*it* 四個韻母若與 *z*、*c*、*s* 拼，其發音為 *ɿm*、*ɿn*、*ɿp*、*ɿt*。例如：

<i>zim</i> ¹	針	<i>zin</i> ¹	真	<i>zib</i> ¹	汁	<i>zit</i> ¹	質
<i>ctm</i> ¹	深	<i>ctn</i> ¹	稱	<i>ctb</i> ¹	口	<i>ctd</i> ¹	斥
<i>sim</i> ¹	甚	<i>sin</i> ¹	申	<i>sib</i> ¹	濕	<i>sit</i> ¹	式

若與其他聲母拼，其發音為 *im*、*in*、*ip*、*it*。例如：

<i>lim</i> ¹	林	<i>bin</i> ¹	兵	<i>gib</i> ¹	急	<i>did</i> ¹	的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註二：表中不列 *te*、*tut*、*ue* 三韻，因不能在前面另加聲母，而其本身已有聲母 *y* 及 *v*，應分屬 *e* 韻及 *ui* 韻。

註三：聲化韻各客家話詞典字典均只列兩個，如“對照”、“方言

志”、“方言”列 *m*、*ŋ*，“詞典”、“字典”列 *m*、*n*。“對照”引“漢語方音字匯”第二版註云，聲化韻有自由變體 *n*。“方言”註云，*ŋ* 的部位不很固定。如果後一音節的聲母是舌根音（*k*、*k'*、*ŋ*），就讀 *ŋ*，如“五個”讀 *ŋ³ke⁴*；如果後一節的聲母是舌尖音（*t*、*t'*、*n*、*l*、*ts*、*ts'*、*s*），就讀 *n*，如“五條”讀 *n³ttau⁴*。“詞典”、“字典”、“方言志”不加註，似乎不承認有第三個聲化韻的存在——“詞典”、“字典”不承認 *ŋ*，“方言志”不承認 *n*。但由“對照”及“方言”的說明，可知確有三個聲化韻存在。至於 *ŋ* 是否可自由變為 *n*，一如“對照”引“字匯”所言，還是要依照“方言”所說的規則來變化，容編者試作探討如下：

編者以七個發音 *n* 或 *ŋ* 的常用字：五、女、午、魚、吳、吾、汝（你）與聲母各異的字連讀，得出如下的結論：一、汝（你）字無論在任何場合都讀作 *n*，不讀 *ŋ*。二、其餘各字單讀一律讀 *ŋ*，如後一聲母是舌尖音則讀 *n*，如：女子、魚翅、五打；如後一聲母是唇音或舌根音，則仍讀 *ŋ*。

註四：針、深、甚、真、稱、申一類字的元音，一般客家方言字典詞典均以 *ə* 代表，拉丁字母拼音寫作 *e*。“方言”157頁註云：“*ə* 不能獨立成韻母，只出現在 *əm*、*ən*、*əp*、*ət* 等韻母中，實際音值介乎 *i*、*ə* 之間。”其實這些韻母的元音應是 *ɨ*、不是 *ə*。如果說“之”字的讀音是 *zɨ*，“真”就是“之”加 *n*，也就是 *zɨn*，寫成拉丁字母就是 *zin*。由於 *ɨ* 只和 *ts*、*ts'*、*s* 拼，因此不怕真（*zin*）稱（*cin*）申（*sin*）和精（*jin*）親（*qin*）新（*xin*）混淆。情形和漢語拼音方案把 *j*、*q*、*x* 和 *z*、*c*、*s* 分開是一樣的，只是普通話真、稱、申等字的元音不是 *ɨ*，而是 *ə* 罷了。現在把普通話的 *ə* 用來代替客家話的 *ɨ*，是不對的。

註五：編者認為客家話衣、煙、影之類的字并非真的無聲母。“方言”157頁註云：“在零聲母後面的 *i*、*i*-帶有明顯的摩擦因素，可以標作 *ji* 或 *ji-*，如衣、煙，嚴格標音應為 *ji*、*jan*。”但各客話字典詞典都把這類字當零聲母看待，只有“詞典”在這類字的拉丁字拼音式前加一個“*y*”。編者認為這不是語言學家和語音學家對元音、輔音分類標準不同的問題。這類字確有一個聲母 *j*、和普通話同類字的讀法并無區別。如果漢語拼音方案採用“*y*”字，客家話拼音似無不採用的理由。

註六：*ian*、*iat* 和 *ien*、*iet* 是兩組字。前者只和舌根音 *k*、*k'*、*ŋ* 及喉音 *h* 拼，後者和這些聲母及 *f*、*v*、*n* 以外的其他聲母拼。兩者的發音是有區別的。例如“堅決”和“宣洩”，其元音有 *a* 和 *ɛ* 的分別。如果分不清，就不是純正的梅縣客話。

三、聲調

一、梅縣客方言有六個聲調，除陰平、陽平、上、去外，還有陰入和陽入，現先將近年出版的客家方言字典、詞典所採用的調值符號列表如下，以供比較：

	陰平	陽平	上聲	去聲	陰入	陽入
“方言”	44	11	31	53	1	5
“對照”	44	11	31	52	1	5
“方言志”	44	11	31	52	1	5
“詞典”	44	11	31	52	1	5
“字典”	44	11	31	42	21	4

前四者所定的調值相當一致，惟獨“字典”所舉去聲、陰入、陽入的調值都與眾不同，而且都顯然不當。先說去聲：只要以陰平和去聲連續，如“夫婦”、“希望”，就可聽出後一字（婦、望）的聲調比前一字（夫、希）高。因此，把去聲標為42是不對的。又以陰平和陽入連讀，如“書籍”，也可聽出“籍”字比“書”字聲調要高。因此，把陽入標為4、與陰平相等，也是不對的。至於陰入標為21也不妥，因為所謂入聲，就是聲調短促的意思。如果有兩個音，就不算入聲了。

此外，編者也不同意把陽平的調值定為11，因為陽平的聲調顯然比上聲的聲尾和陰入都高。同時，陽平和陰平的差別沒有11到44那麼大。因此，我把陽平的調值定為22。

茲將本字典採用的聲調名稱、符號、調值及例字列表如下：

調名	調值	符號	例字
陰平	ˊ44	fu ¹	夫衣思車
陽平	ˊ22	fu ²	扶移時茶
上聲	ˋ31	fu ³	府依史扯
去聲	ˋ53	fu ⁴	富意事岔
陰入	ˋ1	fug ⁵	福益失尺
陽入	ˋ5	fug ⁶	服亦實柵

本字典所有註音以阿剌伯數字1、2、3、4、5、6附於拉丁字母拼音式右上方，分別代表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去聲、陰入、陽入等聲調，如上表所示。

二、變調 調值有時會因後續音節的不同而生變化。發生這種變化的聲調限於陰平和去聲，其餘不變。變調的規律如下：

1.陰平跟陰平（瓜分），跟去聲（瓜價），跟陽入（瓜熟），陰平聲調不變，仍是44。

2.陰平跟陽平（瓜皮），跟上聲（瓜子），跟陰入（瓜葛），陰平聲尾上揚，變為45。

3.去聲跟陰平（下巴），跟陽平（下層），跟陽入（下屬），去聲聲調不變，仍是53。

3. 去聲跟上聲（下手），跟去聲（下代），跟陰入（下級），去聲聲尾不降，變為55。

此外，聲調陰平的嘆詞，如表驚訝或疑問，其聲尾上揚，調值變為45，如：吓？麼個呀？

三、聲調是客家話及其他中國方言的一個重要構成因素。各種方言的調名雖然大致相同，其調值卻往往各有差別，學習者必須把每個字的聲調連同發音一起記住，說出來才不致引起誤會。

第三篇 形音義的探討

形、音、義是文字的三個構成因素。客話口語的字有許多是有音義而無字形的，就是說，沒有公認的寫法。這是因為語言和文字分家已數百年或上千年，彼此距離越來越大，而又向來無人注意記錄。又很少自己的方言文學。這樣，某些字究應如何寫法，就無人知道了。造成有音無字的另一原因是，客家地區在客家人遷來之前，是有畬、瑤等少數民族居住的。客家人遷入後，和他們相處幾百年，慢慢同化了他們。在這過程中，必然吸收了他們的部分語言。這些字或詞原非漢語，自然就無從查考其寫法了。在字形方面，本字典參考了古字書和客家話及其他方言的辭書，作了探索，得出了不少初步的意見和結論，分條寫在下面，供學習者和專家先進參考。還有許多查不出來源的字，就只好留待高明的後人去研究了。

字音方面詳見同音字表。其中個別的字讀音有問題的，也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下面，字義方面也作了同樣的處理。各條都有例句，其中意義較難懂的，并附普通話譯文，置括弧內。說明文中的～符號代表條目字。條目以單字為主，間也有少數合成詞。